

枫香溪往事

林汉筠



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会址

去枫香溪,为的是瞻仰那个举世闻名的会议旧址。
小汽车在泥泞里艰难地爬行,时不时让我们走下车去,以减轻重量,免去刮伤汽车底盘的风险。甚至导航将我们引到了一段断头路,当问及背着篓子的老乡时,他直指我们往后转,并笑着说,刚才有几辆车如我们一般听了导航的误导。
当爬过山,走上新修的柏油公路上,穿过一阵浓浓的云雾,雨骤然间停了下来,最打眼的就是那处暗红色的吊脚楼——枫香溪会议旧址到了。

可是,当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赶到大门时,接待员告诉我们,已到了闭馆时间。看着我们满头大汗,不忍心断然拒绝,她们还是打开展览厅,让我们在那里拍照以示留念。
看来,枫香溪真的要执意留下我们。

这个多雨的深秋,夜幕说挂就挂下。一时间,远处、近处的灯,集结一样,瞬间点亮起来。会议旧址暗红色的门楼,显得更加肃穆。

1934年那个初夏,突然一阵狗叫声,打破了宁静的山寨。一群衣衫褴褛却精神抖擞的身影,走进人们的视线——“早听说贺龙的红军要来,想不到这么快到了。”“红军真的是青面獠牙?”村民奔走相告着。有的打开柴门,将红军请进屋来喝茶、安歇;有的则紧紧地拴好大门,牵着牲口向后面山涧奔去。

山寨顿时沸腾起来。
贺龙率领的红三军,在湖北洪湖与国民党顽固派10万重兵激战周旋后,被迫退出洪湖苏区,转道湘西向黔东北进发。在前无余粮、后有追兵的路上,将士们一面含泪掩埋身边倒下的战友,一面拖着疲惫虚弱的身体,与敌人持续作战。

一次次战斗,一次次捷报,沉重打击了反动武装,在大山深处播下了革命种子。“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”“红军不拉夫,白军才拉了”,像报春鸟一样在山寨里传开。一传十、十传百,附近印江、沿河、德江各地的青壮年,闻声赶来,投奔红军,融入了革命队伍。

发源于沿河漕家镇的枫香溪河,仿佛自山石间突然冒出,曲折蜿蜒,迤邐而来,缓缓流过枫香溪坝。小河,不仅灌溉了两万亩田畴,更为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这儿,林深茂密,盛产药材,在黔川享有盛名。更何况这里的“油煤”那是一个“响亮”(好),这种煤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,是制造武器的上好燃料。由于交通阻塞,自然条件差,生活在这里的土家、苗、汉人民生活极为困难,历来

反动派统治薄弱,正是保存实力、厚积薄发的地方。
“野鸡有个山头,白鹤有个滩头,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?”贺龙洞察形势,率部队撤出沿河,纵深挺进枫香溪,与三千将士举起了奋进的火把。
“两把菜刀闹革命”的他,面对连日奔波的战士,抹去眼角的泪水,说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有我们红军战士在,新的根据地很快就会创建起来。”

龙率领的红三军与大队一道走出武陵山,跨长江、过黄河、爬雪山、过草地,一步步丈量震寰球二万五千里的征程?
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乐器声,问老乡后得知,这是前面一家正为庆贺母亲七十生日而请人唱戏。
以娱娱情,远古时就有的游戏。在当时人们对天文地理限于一种迷茫状态,需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来演绎的一种文化。时下,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,作为娱乐,戏在山寨里仍方兴未艾。

70年前,深居大山的“神兵”,就是借助这种力量与当地势力斗争的特殊人群。他们有着精湛绝技,有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,有着深山生活的经历,而经年周旋于人与“神”“鬼”之间,用手里的牛角、师刀、祖师棍变成了长矛火枪,“握锄为民,执枪为兵”。为了寻求生存,枫香溪的男男女女也纷纷参加了操练。一呼千应,“刀枪不入”的口号喊响了大山。

长期生活在这里的1000多人的“神兵”队伍,与清政府对峙多年,国民政府对他们也无计可施。

俗话说,一山难容二虎。这支常居附近深山、具有浓厚地域性又有较强组织性的地方武装,对于经过长途跋涉、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将士来说,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。

贺龙、关向应、夏曦、卢冬生,坐在一四方桌上,经过激烈的讨论,决定创建黔东苏区革命根据地,建立苏维埃政权,开展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,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,停止肃反,创办红军学校。

他们可能不知道,这次会议像那个坚定的手势,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,建立起了贵州高原第一个根据地——黔东革命根据地,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,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。

走过窄窄的石板街,古朴的门楼还在,沧桑的泥墙还在,木房、凉亭、货柜,似乎正告诉这里曾经的繁华。可是,当秋雨飘过,一声声乳名在呼唤之后,街道出奇的宁静。

一条溪的力量,用了千年的韧劲,注解着一个民族神话。一边走着,一边想着,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流淌着枫树清香的溪流,注入了红色的经脉?是什么力量,让贺

龙率队的红三军与大队一道走出武陵山,跨长江、过黄河、爬雪山、过草地,一步步丈量震寰球二万五千里的征程?
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乐器声,问老乡后得知,这是前面一家正为庆贺母亲七十生日而请人唱戏。
以娱娱情,远古时就有的游戏。在当时人们对天文地理限于一种迷茫状态,需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来演绎的一种文化。时下,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,作为娱乐,戏在山寨里仍方兴未艾。

70年前,深居大山的“神兵”,就是借助这种力量与当地势力斗争的特殊人群。他们有着精湛绝技,有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,有着深山生活的经历,而经年周旋于人与“神”“鬼”之间,用手里的牛角、师刀、祖师棍变成了长矛火枪,“握锄为民,执枪为兵”。为了寻求生存,枫香溪的男男女女也纷纷参加了操练。一呼千应,“刀枪不入”的口号喊响了大山。

长期生活在这里的1000多人的“神兵”队伍,与清政府对峙多年,国民政府对他们也无计可施。

俗话说,一山难容二虎。这支常居附近深山、具有浓厚地域性又有较强组织性的地方武装,对于经过长途跋涉、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将士来说,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。

贺龙、关向应、夏曦、卢冬生,坐在一四方桌上,经过激烈的讨论,决定创建黔东苏区革命根据地,建立苏维埃政权,开展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,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,停止肃反,创办红军学校。

他们可能不知道,这次会议像那个坚定的手势,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,建立起了贵州高原第一个根据地——黔东革命根据地,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,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。

走过窄窄的石板街,古朴的门楼还在,沧桑的泥墙还在,木房、凉亭、货柜,似乎正告诉这里曾经的繁华。可是,当秋雨飘过,一声声乳名在呼唤之后,街道出奇的宁静。

一条溪的力量,用了千年的韧劲,注解着一个民族神话。一边走着,一边想着,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流淌着枫树清香的溪流,注入了红色的经脉?是什么力量,让贺

龙率队的红三军与大队一道走出武陵山,跨长江、过黄河、爬雪山、过草地,一步步丈量震寰球二万五千里的征程?
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乐器声,问老乡后得知,这是前面一家正为庆贺母亲七十生日而请人唱戏。
以娱娱情,远古时就有的游戏。在当时人们对天文地理限于一种迷茫状态,需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来演绎的一种文化。时下,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,作为娱乐,戏在山寨里仍方兴未艾。

70年前,深居大山的“神兵”,就是借助这种力量与当地势力斗争的特殊人群。他们有着精湛绝技,有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,有着深山生活的经历,而经年周旋于人与“神”“鬼”之间,用手里的牛角、师刀、祖师棍变成了长矛火枪,“握锄为民,执枪为兵”。为了寻求生存,枫香溪的男男女女也纷纷参加了操练。一呼千应,“刀枪不入”的口号喊响了大山。

长期生活在这里的1000多人的“神兵”队伍,与清政府对峙多年,国民政府对他们也无计可施。

俗话说,一山难容二虎。这支常居附近深山、具有浓厚地域性又有较强组织性的地方武装,对于经过长途跋涉、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将士来说,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。

贺龙、关向应、夏曦、卢冬生,坐在一四方桌上,经过激烈的讨论,决定创建黔东苏区革命根据地,建立苏维埃政权,开展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,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,停止肃反,创办红军学校。

他们可能不知道,这次会议像那个坚定的手势,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,建立起了贵州高原第一个根据地——黔东革命根据地,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,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。

走过窄窄的石板街,古朴的门楼还在,沧桑的泥墙还在,木房、凉亭、货柜,似乎正告诉这里曾经的繁华。可是,当秋雨飘过,一声声乳名在呼唤之后,街道出奇的宁静。

一条溪的力量,用了千年的韧劲,注解着一个民族神话。一边走着,一边想着,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流淌着枫树清香的溪流,注入了红色的经脉?是什么力量,让贺



位于平原镇的黔北工委旧址



枫香溪红军桥

本期导读

我有故乡

他在故乡灵魂
的脊背上舞蹈

本版深度阅读

那年在村小
石榴树下

本版文艺苑翡翠

双廊寻梦

本版文艺长廊

古城记游

我将一次次
爱上这世界

举行新书分享会

住房公积金 圆您住房梦

服务热线:0856-12329

网站地址:zjhx.tz.gov.cn

铜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我爱我家 和谐城管

服务热线电话:0856-8162019

铜仁市城市管理局(综合行政执法)局